

四書松陽講義

二
甲
五
五
九

松
陽
講
義

松陽講義卷之三

吳縣席承恂

當湖陸隴其稼書氏著

受業嘉定侯

銓編次

太倉王前席

舜其大孝章

這一章同下二章皆是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
乃費之大者而這一章則就德之動天者以見其大也
不是說必如此然後爲孝要見得如此亦不過完得
一個孝極古今不常有之事皆是孝中所有可見庸
德之分量無窮無盡夫子恐人將孝字看小了有一
二分德行便自以爲能應親有些小爵祿便自以爲



能尊親養親畧畧光前裕後便自以爲能慰親心故
不覺添致歎於舜曰舜其太孝也與蓋言孝之量本
大惟舜能全乎其量此一句是綱下五句是目德爲
聖人其顯親之大何如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
廟饗之子孫保之其尊親養親慰親之大何如且是
尊富饗保非僥倖而得之皆德之所自致蓋德不大
則一身之榮枯皆聽之渺茫不可知之數德旣大則
古今之盛遇皆操之夙夜宥密之中故大德未嘗有
求位之心也而九五之尊直可以德必之大德未嘗
有干祿之念也而共球之貢亦可以德必之名非太
德所敢要也而令聞令望必歸太德豈非太德所敢

祈也而期願耄耄必在大德自古之有德者皆然而
舜其彰明較著者矣不觀生物之天乎生物者天也
而物之榮落天不能主特因其材焉耳天非有心厚
之亦非有心不厚之也其材而爲栽者耶栽者固有
可培之理天則因而培之培之者天而所以致天之
培者仍物也其材而爲傾者耶傾者本有可覆之理
天則因而覆之覆之者天而所以致天之覆者仍物
也又不觀之周詩乎言可嘉可樂之君子其德旣宜
於在野之民在朝之人而受天祿矣而天之於王猶
反覆眷顧之不厭旣保愛之佑助之寵命之而又申
重之其已然者如彼其方然未然者又如此夫詩言

令德之宜民人。卽物之栽者也。受祿而保佑申。卽天之培也。天亦因君子之材而篤之耳。祿之受。孰非德所自致乎。故自古大德之君。受天命而爲天子。皆自其德必之。其權不在天而在德。舜之所以爲大孝者。如此。若使其受命。特僥倖而得之。斯亦不足以爲孝矣。夫極宇宙非常之德業。皆是這孝內。所有孝之無窮。盡如此。莫非道之費爲之也。學者讀這章書。要知舜是何等樣孝。只完得本分內事。這個原沒有限量。安有可住足之處。須儘我力量。做去。終身無一刻懈怠。庶幾少盡萬分之一。

此章以德與尊富養保護明大孝。自雲許氏之說。

如此。晚村看德爲聖人五句。皆因大孝所致。與許說不同。前輩皆從許說。似不必更。

新安陳氏謂以理言則必然。以數言則或不必。然理者其常而數者其變也。朱子或問亦如此說。此皆是補于思本文言外之意。亦不可不知。

第二節蒙引云。此亦是卽舜之事而論其理。如此與下文裁者培之同意。非專就舜一人言也。其曰舜年百有十歲者。章句以證其實耳。依淺說則第一第二第五節俱就舜說。惟第三第四節泛說蒙引是。

武王周公章

這一章說武王周公之孝以見道之大達孝一字是
經善繼善述乃達孝之實也春秋三節卽所制祀先
之禮以見其善繼善述郊社節合事帝祀先之禮以
見其善繼善述蓋盡倫盡制總是孝中事則總是道
中事可見道無限量達孝依註只是天下之人通謂
之孝蓋合乎人心之所同然則人自不能不歎服與
天下歸仁同例道不是空空讚歎便是合天下遠近
親疎剛柔知愚之人都化於孝中了雙峰饒氏謂達
孝是承上章三達字而言此謬也明季講家作達權
通變之達看尤謬次節泛論孝的道理而武周在其
中善繼善述功業有功業之繼述制作有制作之繼

述二善字大全蒙引存疑俱兼守常達變說當變通
而變通固是善當持守而持守亦是善明季講家專
主變通言者非晚村云使武周終身侯服亦是善繼
善述非必爲天子而後謂之善也又曰武周繼述伐
商特其一耳時人專以此立論不惟以周先王等操
懿并以武周擬丕炎可乎說得極明總之先王之志
事只是一個道道上擴充得盡便是善繼述註中原
合續緒有天下制作言之不專指有天下也春秋以
下亦不是以之概繼述只舉其禮制之大者言春秋
二節卽註所謂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乎上
下者言之黃氏洵饒謂下文指上章下文言此謬也

明季講家以敬其所尊爲通乎上屬春秋節以愛其所親爲通乎下屬序昭穆節亦非蓋以敬所尊愛所親分配二節可也而以註中通乎上爲敬所尊通乎下爲愛所親則誤矣又或以上節爲禮備下節爲義周或以上節爲時祭下節爲祫祭皆謬上節是事神之謹下節是待下之周總是一時事祖廟卽宗廟可稱祖亦可稱宗朱子或問中論廟制最詳當細玩陳宗器見於尚書之顧命設裳衣見於周禮守祧之職薦時食見於周禮庖人之職註只是舉一以概其餘俱當細考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禮字專指序立之禮不泛指祭禮昭穆二字亦詳或問中陳介眉曰

序者不過別其班次耳子姓祿將有宗視有司之事則各以事序其無事者列在阼階之下則序以昭穆而世次秩然此以前後爲班非如祖考以左右爲別也最明時文多誤看甚至如艾千子疑序昭穆皆西向太祖此讀禮不精之過爵有貴賤然皆是貴者貴中有賤以別尊卑也序事言辨賢而不及否蓋禮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是則與祭之士皆賢此辨賢只是辨其材能欲用人不違其能非辨賢不肖也太全許氏兼賢否言稍疎旅酬下爲上

註言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按儀禮是弟子先自卒解以勸其長飲非爲其長代斟酒也時文有解作斟酒者其誤起於蒙引亦是讀禮不精之故逮賤之賤指卑幼言然不必是童子序齒是從昭穆中序齒非泛序齒淺說云當序昭穆之時昭穆同則論爵爵同則論齒而齒輕於爵至燕毛之時則分昭穆以論齒而爵不復論矣此說本蒙引如此講則序爵是異姓之事序事旅酬是合同姓異姓之事這兩節祫祭時皆如此時祭時亦皆如此以言乎其禮則皆無不備以言乎其義則皆無不周自上及下皆得

盡其尊祖敬宗之心武周所制祭祀之禮如此可見其善繼善述矣當其時但見武周所踐之位先王之位也主祭助祭各有其次武周所行之禮先王之禮也堂事室事各有其典武周所奏之樂先王之樂也堂上堂下各有其節蓋於道上無絲毫欠缺卽於志事無絲毫不合以此位禮樂而敬祖考敬先王之所尊也如春秋一節以此位禮樂而愛子孫臣庶愛先王之所親也如序昭穆一節先王雖死矣而事之如生先王雖亡矣而事之如存孝至此亦至矣天下之人有不通謂之孝者哉這一節註雖云結上文兩節然上兩節通上下言這一節專就武周身上言畧不

詞此以上是就其祀先之禮觀之。其孝已如此况其所制祭祀之禮更不止此。總而言之。有郊社之禮焉。有宗廟禘嘗之禮焉。郊之禮。惟天子得以行之。以祀夫上帝也。社之禮。則通上下。行之以事夫后土也。宗廟之五年一禘。惟天子行之以祀其先也。宗廟之三月一嘗。則通上下。行之以祀其先也。這郊社禘嘗之禮。其義至爲深遠。當時武王周公體道工夫到極至處。真見是道。察乎天地。所以能制得這個禮。這不是容易的人。若能明得這個禮義。則其識見便與武周一樣。其力量便與武周一樣。這便到一貫地位了。天下更無難事。治國有不如示諸掌乎。武周制作之妙。

如此。所以謂之善繼善述。所以謂之達孝。令人未能到這個地位。縱有些好處。不過是道之一支。一節。視武周聖人。真不啻霄壤。何得便自畫。學者讀這章書。須先將這個大規模。存在胸中。却從卑薄處做起。由順父母。宜兄弟。和妻子。漸漸擴充去。不到極至地位。決不肯歇手。庶幾有個長進日子。若先自放倒。便終身不能見聖人藩籬。子思所以言道之費。必推論至此。指示學者之意深矣。不要作武周論費看過了。

春秋二節。俱兼時祭。禘祭。以時祭。禘祭。分配兩節者。此時說之謬也。晚村謂時說亦無太謬。羣昭穆穆咸在。定是禘祭。此殊不然。高曾子孫。便有昭穆。

晚村謂其指先王也。太王王季皆在內。繼志述事不必坐煞。是文王志事。此恐亦未然。此章論武周之孝。自當主文王說。

晚村謂敬愛根繼述所當然也。繼述必主易侯而王。上立說所不當然也。禮制明備。仁至義盡。卽是繼述之善。此最說得好。又謂不言后土者。省文也。註中極明。時文生出。地統於天。陰統於陽之類。殊爲可笑。又謂禮達於治。義蘊其精。當於本原上理會。非可求之名分權術也。皆足破時解之誤。

郊社禘嘗。自先儒鄭康成王肅各持一說。紛紛爭論。互有是非。總折衷於朱子而已。學者欲知其詳。

宜先求之三禮註疏。而以朱子之說斷之。然朱子亦間有未定之論。如此章。太全。朱子取五峰無北郊之說。恐北郊不可謂無。此章偶言社。而不及北郊耳。通考吳氏歲之說最明。

自誠明章

這一章是下十一章之綱領。見天道人道始分而終合。子思益深有味乎前章天道人道之言。將分知行分天人觀之。而此章先統知行統天人觀之。謂夫不能盡同者。氣質之稟不可限量者。學問之功。有十種。人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此自誠而明也。是其氣質純粹所性而有者乎。卽所謂誠者也有十種。人先明。

乎善而後能實其善此自明而誠也是其氣質不能
不稍有駁雜由教而入者乎卽所謂誠之者也此其
從人之途不能不異然及其成功一也以性而有者
言之誠便明矣其於此理固無少虧欠以由教入者
言之能明理則可至於誠矣其於此理亦無少虧欠
所不同者遲速之間耳而豈有異哉兩個則字雖上
一則字意緊下一則字意慢然總是決辭學者讀這
章書要知子思意思全歸重人道上自古聖人從這
下路做成者多生知安行者能有幾人今日我輩所
以未得爲聖人只是不能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求
明篤行以求誠耳不是聖人不可學努力努力

兩箇自字淺說云自夫德無不實明無不照者言
之則謂之性自夫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言
之則謂之教明季講家皆如此說蓋以誠明二字
無節次非由此至彼也然太全葉氏謂自誠而明
自明而誠與淺說不同似亦無礙但不可認誠明
二字有節次耳

太全朱子云此性字是性之也此教字是學之也
與首章天命謂性修道謂教二字義不同說得極
明明季講家必欲混而一之眞屬怪事

末二句太全三山陳氏雙峰饒氏淺說俱作成功
則一看獨存疑謂下二句只是申上二句無成功

一也之意此不可從

其次致曲章

這一章是以誠之者之仁發明人道然章內仍兼知行言蓋行必本於知行原不相離也承上章言至誠盡性恐學者道是性只至誠能盡不知性本人人固有亦人人能盡雖不能一時即盡無不可漸次而盡只看用力何如耳故開口說一句其次致曲是教人用力於性之方其次註謂通大賢以下蓋非一種人之氣質昏明強弱固萬有不齊然這個工夫無不可做曲註謂一偏也陳紫峰謂天命之性渾然全體無所偏倚不可以言曲及其感乎物則其中之仁

義禮智隨感而應先后互發如遇可哀則仁發而為惻隱遇可憎則義發而為羞惡隨事隨物用一而未及其三以其偏於一端故謂之曲也雖聖人全體皆誠而所發亦只是曲但聖人之曲無待於致耳此所謂致曲即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大學註所謂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此一段亦本大全朱子而發得更暢此曲是好的曲是從性上發出不是從氣質發出若夷惠之曲便叫不得好便是從氣質發出致是擴充的意不是止就一曲上做到底處如一念惻隱之發則推之以至於無不仁一念羞惡之發則推之以至於無

不義而曰禮曰智無不皆然是謂致曲致曲兼知行
黃氏洵說謂在知行之間者謂曲能有誠言曲無往
而不致則德無往而不實此便是全體告誠但猶未
是至誠耳此便是孟子充實地位東陽許氏謂是一
曲之誠者諤晚村謂致得一分曲便有一分誠致得
十分曲便有十分誠亦未是下了一箇致字便不是
一曲之誠了自形著至變化俱是誠之以漸而積不
是曲能有誠一蹴便可如此其間節節有工夫誠積
於中而發見於威儀容貌之間者形也誠之又積形
者日新月盛則著矣誠之又積著者粹然盎然赫然
喧然則明矣此便是孟子充實而有光輝地位形著

明皆是發於身者是盡其性之事誠之又積人皆歆
羨向慕則能動物矣誠之又積動者實能遷善去惡
則變矣誠之又積物皆薰蒸透徹融液周徧不知其
然而然則化矣動變化皆是及於人者是盡人物之
性事夫惟天下至誠能感人而使人化今其次亦到
化的地位豈非已造於至誠之域哉否則德猶間斷
而未至於神化無方安能鼓舞乎人而使人皆變化
莫測哉此化字雖就化人言然由己之誠到天而化
之地位故能化人如此夫其次與至誠相去懸絕而
及其成功則一可見天下無不可變之氣質無不可
學之聖人故程子曰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畫莫病

於白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今學者莫不有是曲所爭只在致與不致不能致則隨發隨滅純被氣稟物欲做主日昏一日直到夜氣不足以存須要看朱子所云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這一個遂字有不可少緩之意脚根便要從此立定不許他再走作猛力做去子思一章都是欲動人意思却又有個責成人的意思在至誠可到而不能到便是自暴自棄了

按廣平游氏講致曲曲字作曲折之曲朱子於或問中以辨其非而明李講家猶有襲用其說者今只當以註為正

誠者自成也章

這一章是以誠之者之知發明人道然章內却兼知行言蓋能行方是真知知行工夫不相離也承上章言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恐學者看得誠字高遠不可幾及不肯擔在身上故此章開口先說一句誠者自成也見得這個誠是不可推諉的人但知有形有氣之為物而不知有此誠方成得物這一句說得凜然可畏物之所以自成全在這誠豈如身外東西可有可無的既說誠又說道者依先儒作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分看天命之性渾然者也率性之道散殊者也欲盡渾然之誠須在散殊之道上著力人多認這道

是可行可不行的。不知是人所當自行也是不可推諉的。誠者自成。泛就物言而道自道。端就人言。然自成句雖泛就物言而所重仍在人。故章句既解誠道又申二句曰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這一節所以責成學者之意至深切矣。又恐人疑自成是有定期的。自道是在外面的。故又將自成之意申之曰誠者物之終始。徹始徹終皆賴這誠。是無有了期的。又將自道之旨申之曰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自道工夫全在實心。心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是不可在外面假借的。前一節重在道自成工夫全在自道上。非自道則不能自成。後一節又重在

誠自道工夫全在自成上。非自成則不能自道。蓋互相發明也。又恐人疑自成自道端爲一己之事故未節又推而廣之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猶前章由盡其性而盡人物之性。由形著明而動變化也。然所以能如是兼成者何故。蓋成已成物雖若二事。然成已由於仁。仁卽誠之體也。成物由於知。知卽誠之用也。仁與知豈非總。是此誠皆天命之性。初無內外之分者乎。已物有內外。仁知無內外也。故未誠則仁知未得於已。無以成已。何以成物。既誠則仁知已得於已。成已在是。成物卽在是。以時措之何所不宜哉。至此可謂真能自成矣。亦可謂真能自

實心言。謂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及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爲也。單說實理。則實心包在內。了分言之。則是一件。實理是人物共有的。實心是人獨有的。然實理之理。與道以理言之。理又不同。道以理言之。理是實理中之條件。合外內之道。道字與率性之道。而道自道之道。不同。不可牽合。此道字卽指性說。非見於行事。而謂之道也。

時措之宜。是以仁措於己。知措於物。不可專講措於物。

章內五誠字。第一誠字。第二誠字。作一樣看。俱兼實理實心。第三第四第五誠字。作一樣。俱就實心說。須辨。

故至誠無息章

這一章。重在至誠無息一句。又只重在至誠二字。許多功用。俱從無息上來。無息又從至誠來。自無爲而成。以上見聖人之類。天地自貨財殖焉。以上見天地之類。聖人末節引詩。見天地聖人總一至誠。章首劈空下一故字。蓋因此章以誠者之勇。發明天道承上

致曲自成兩章來。彼兩章言人道。雖一以仁言。一以知言。而全賴於勇。此章接言惟至誠則不賴勇而裕。如以見人道之必不可無勇也。章句云。既無虛假。自無間斷。要細玩見得。惟至誠所以無息。

凡人不能無間斷。必是誠未至。如顏子不能不達仁於三月之後。到底是三月之內。其誠原未至。顏子雖不是有虛假的人。况三月之內。夫子已許其仁。然對至誠看。則稍有未至。亦是虛假。此要看得極細。存疑謂顏子三月之內所爲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無實。此看得粗了。不息卽是無息。無分別。微字與致曲章形字不同。形著明是己身上事。微

是見於政事者。悠遠博厚高明皆在微字內。抽出言之。逐句要想。王道規模無一毫雜伯氣象。至誠功業。只此第三節已說盡了。此節內便有覆載成意思。便有配天地意思。特下二節。又抽出言之。耳覆載成是言至誠及物之用。猶之言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博厚配地。節言至誠及物之體。猶之言可與天地參。註云。與天地同體。此是用中之體。總在功用上言。但自功用之施於我者言之。則爲體自功用之及於物者言之。則爲用。前言悠遠。在博厚高明之前。後言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後。此省文互見也。須知博厚高明之前俱有一悠遠博厚高明

之後俱有一悠久又須知悠遠博厚高明雖在外而外實根於內但未嘗明言兼內意至悠久處下一久字始顯出兼內意耳故章句既云悠久卽悠遠而又曰兼內外而言也不見而章三句總是自然意而所以自然者皆由於誠聖人之治天下有許多設施而曰不見不動無爲者只是順萬事而無情見動爲也不是不好的只是費力至誠則不待費力耳既言至誠配天地復就天地言之者猶仲尼祖述章萬物並育一節之例爲物不貳如何便能生物不測蓋不貳則不息而久由是博厚高明悠久自然能生物博厚高明悠久俱以化育之

功言不以形體言今夫天一節正言其生物不測言天地之無窮廣厚而先言昭昭撮土者乃立言者抑揚起復之勢及其云者自吾人就其所及者言之猶曰若論其全體云耳山水二段就天地中舉出一山舉出一水俱完備天地之理益見天地生物之不測此以上言聖人而極言其及物之功言天地而極言其生物之化恐人徒侈言功用而忘其本源之所在也故末節又引詩而歸重於誠舉一天而地可知舉一文而羣聖可知於穆是誠不已是無息德之純却少了無息故又說個純亦不已以補之謂天之於穆而能不已文王之德之

純獨不能不已乎此只要添出不已二字來以臻成至誠無息之意耳只在文王心中言不是天人合一之謂言外便見惟至誠所以自能無息不待言勇若學者必須有勇方能不間斷要人於前致曲自成二章內認出一勇來也學者讀這章書須先具個勇有一分勇便有一分誠勇到極處則誠亦到極處故未問息不息先問誠不誠未問誠不誠先問勇不勇由人道以進於天道聖賢自有塗轍只在人肯用力耳

章句謂天地非由積累蒙引却云天地亦由積累蒙引是從未有天地之前說到有天地故見其亦

有積累章句是由既有天地之後說其生物則非可以積累言也章句是正意

講家謂命如命脈之命非命令之命不必如此說只是下箇命但須知此是就主宰處說指其出令之原耳

大哉聖人之道章

這一章是申言道之費以見修德凝道之功不可不極其全亦人道也章首大哉二字即第十二章費字聖人之道即第十二章君子之道首節包下文兩節猶十二章之費包語大語小一般蓋子思將詳言人道恐人不實盡力故先將道之費處贊歎一番這個

道在天則爲命在人則爲性本是人人共有自人拘於氣蔽於欲而此道遂爲聖人之道這聖人之道不是不可學的亦不是可容易學的非比百家之道可以偏僻可以粗疎是一個不可限量的物事自其大無外者言之則洋洋乎流動而充滿飛潛動植物至多也而斯道之流行有以發育乎萬物焉蓋氣之流行卽理之流行也包含徧覆天至高也而斯道之高大以上極乎天焉蓋氣之充塞卽理之充塞也自其小無間者言之則優優乎充足而有餘禮儀如冠婚喪祭之類其目有三百三百之中無一而非道也威儀如升降揖遜之類其目有三千三千之中無一

而非道也三千三百雖指至小而言其實乃所以形容其大這道之太處小處雖不必待聖人始有然必如聖人而後道始行不然道自道人自人判然二物所謂苟不至德至道不凝也是故君子有修德凝道之功焉君子知道體之大非淺陋之胸襟所能容必尊德性以全夫心體之本然知道體之細非粗疎之識見所能悉必由問學以極夫事理之當然這一句說修德凝道工夫已盡了朱子云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綱領此五句上截皆是大綱工夫下截皆是細密工夫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此是尊德性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此是道問學如程先生言爾

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這一條說此節間。亦最明。但論學者工夫。有存心致知力行三件。此只說得存心致知二件。缺却力行。於是解者紛然。不知言存心致知。便包得力行。蓋存心不專。是虛靜工夫。語類有一條。謂伊川言敬。言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亦自有克。算墩程氏曰。尊德性者。制外養中。而道問學。則求其制外。養中之詳。尊德性者。由中應外。而道問學。則求其出中。應外之節。制外養中。由中應外。卽克己復禮章。註語。此可見存心包得力行也。若以致知言之。知卽知其所當行者。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皆致知事。則皆力行事。太學之格致誠正修。

中庸之學。問思辨行。分言則二事。合言只是一事。是致知亦可包力行也。此無可疑。若如史氏伯璿。索引諸家。以盡精微。知新。屬知道。中庸崇禮。屬行。雖道行處。獨無精微與新乎。知處。獨無中庸與禮乎。支離甚矣。這尊德性。道問學。工夫做到透徹地位。則德修而道疑。無所往而不宜。雖居上居下。處治處亂。境各不同。而無在非天理流行。貫徹乎其間。無在非發育峻極。禮儀威儀。世界大綱。正而萬目。舉自然不驕。不倨。足與足容。詩之言。既明且哲。明者哲之存。哲者明之發。卽尊德性。道問學。而德修道疑之謂也。詩之言。以保其身。卽處上下治亂。無不宜之謂也。保身不專就。

無道默容處言亦非見幾趨避先占便宜之謂只是天理爛熟所行必無危殆之道若道上有了一毫虧缺身雖存不可謂保故朱子謂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是論今日學者讀這章書要曉得聖人之道雖說得極大却不是不可到底誠能戒慎恐懼擇善固執去做尊德性道問學工夫做到熟後自然無往不宜發育峻極禮儀威儀俱是眼前極平常的事但方在氣拘物蔽之時不是用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工夫安能到這個地位須要努力向前循序漸進由淺而深由生而熟庶不負子思這一番指點人意思更有一說尊德性道問學這兩件

工夫是缺一不可的自吳草廬謂陸子尊德性之意居多朱子道問學之意居多却似兩件工夫可偏用的其誤學者不淺不知吳氏此說特欲調停朱陸耳其實陸子謂六經皆我註脚固不用道問學矣而其教人專欲先立乎其大多在虛靜一路上走亦豈可謂能尊德性乎朱子以講學窮理為務而尤以涵養本原收拾放心為先於尊德性未嘗缺畧也又明季講家多主陽明之說謂道問學即是尊德性工夫混作一件此尤悖謬皆不可不辨

德性不出于廣大高明之類問學不出于精微中庸之類或問游氏謂尊德性道問學然後能致廣

大。楊氏謂尊德性而後能致廣大。道問學而後能盡精微。明季講家因此遂謂註中屬字作不得目字。此固不是。又廣大高明故厚。總是此理。精微中庸新禮亦總。是此理。楊氏分先後看。似亦不是。晚村謂良知良能自然之理。人人之所同。不可以故厚名之者也。已知已能。必然之理。人各不同。然無人不可其所已知已能者。故曰故曰厚。今人因故厚要貼德性。故每引良知良能。不知凡人之所已知已能。亦皆德性。愚謂專指良知良能爲故厚。此說本蒙引固不是。謂良知良能不可名故厚。亦恐倫。故厚有得之天資者。有得之學力者。章句已

知已能四字原不曾說煞

晚村謂惟敦厚纔可以崇禮。此卽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之說也。然天下有一般人。實是敦篤淳朴。然或箕倨不以爲非。故敦厚又不可以不崇禮。此與上四句。每句中都有兩意。自隆萬以後。有謂厚者禮之意也。故敦厚卽所以崇禮。一順說下。則此句獨有一意。與上四句異矣。推其病根。皆原於老莊之說。以禮爲忠信之薄。又因以字變例。便生出此一。番議論耳。晚村此一。條最足關時解之謬。太全雲峰胡氏看以字不免支離。

他處專言中庸。則自包得精微與新禮。且包得廣

大高明故厚。此處與諸項對說。則只是中庸不必側重。

史氏以穀之已在倉者。比廣大。四者以穀之未入倉者。比精微。四者。此未確。蓋以賦于言之。則精微四者。皆是本然。皆可云穀之在倉者。若以學力言之。則惟故厚二字。註云。已知已能。若廣大高明。都難作見成看。

仲尼祖述堯舜章

道一章。見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首節依夔峰饒氏說。謂上一句言學之貫乎古今。下一句言學之該乎穹壤。用一個學字最好。人皆謂仲尼生知安行。

不知生知安行。未嘗不學也。堯舜文武之道。卽中庸之道。仲尼學堯舜文武之道。卽是學中庸之道。堯舜遠而法不盡。傳故章。句言遠宗其道。文武近而法無不備。故章。句言近守其法。其實祖述者。法在其中。憲章者。道在其中。是道也。在天則爲天時。春夏秋冬有自然之運。堯舜文武以此順時而爲政。時不同而無過不及者。則同。仲尼之順時。亦如堯舜文武之順時而已。在地則爲水土。東西南北有一定之理。堯舜文武以此隨地而制宜。地不一而無過不及者。則一。仲尼之隨地。亦如堯舜文武之隨地而已。自一心以至於萬事。無非天時水土之理。流動充滿。無內外之殊。

也。自太綱以至於細節，無非天時水土之理。發見昭著，無本末之異也。此在仲尼自視，但見其爲學，自人視仲尼，則但見其爲德。學無不備，故德亦無不備。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是其博厚也。無不覆幬，是其高明也。辟如四時之錯行，是其博厚之悠久也。如日月之代明，是其高明之悠久也。是則天時水土，卽在仲尼身上。仲尼之身，卽一天時水土。仲尼與天地豈有二乎？故欲觀仲尼者，觀天地而已。試觀天地間，有知無知，萬物如此，其不齊也。然竝育焉而未嘗見其相害，錯行代明，道如此，其不一也。然竝行焉而未嘗見其相悖，雖以勢言，物有搏噬，道有愆伏，不無牽礙而

以理言，物自安，其物之常道自安，其道之常，各不相妨，自其不害，不悖者言之。一塵一息，皆造化主宰於其間。所謂物物各具一太極，是小德之川流也。自其竝育竝行者言之。極天蟠地，亦無非造化主宰於其間。所謂萬物統體一太極，是太德之教化也。川流敦化費，而上下察者也。小德太德隱而不見聞者也。天地之大如此。仲尼豈有一毫讓天地哉。萬物二句，是就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處分見其大。小德二句，是就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處分見其大。四句皆是天地所以爲大。無淺深太德小德，只是一德分合言之耳。亦無淺深。朱子謂太德小德如忠恕，如中和，是就人心

言則以聚於心者爲大德散於事者爲小德然聚於心而渾然之中未嘗無燦然者存則小德實包乎大德之中散於事而燦然之中未嘗無渾然者存則大德實運於小德之內亦非有二也學者讀這章書要知此雖是夫子天縱之德然亦由學而至觀論語志學一章可見人只患學不力不患聖不可到仲尼而后無有如仲尼之配天地者無有如仲尼之憤樂忘年也太史公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不知徒嚮往亦何益惟從事尊德性道問學工夫浸灌陶鑄於優優洋洋之中日親日近庶不負子思揚仲尼以示天下萬世之意

章句內外本末據蒙引存疑淺說則所謂末者指不時不食之類所謂本者指仕止久速之類本末皆以事言而爲外心則爲內據本全批溪陳氏潛室陳氏則以不時不食之類爲事爲末而卽爲外以仕止久速之類爲行爲本而卽爲內據史氏伯璿則以不時不食仕止久速之類俱爲末爲外而以其所以然者爲本爲內蒙引存疑之說似長今從之

講家皆以理之變遷者爲律天時以理之不遷者爲義水土此說亦是然細玩或問却不如此今俟或問

黃氏洵饒謂二十七章道之大道之小。十二章費之大費之小。皆此章小德之川流。所以然者。大德之教化也。史氏伯璿謂小德太德隱也。川流教化則費矣。小德川流是費隱之小者。大德教化是費隱之大者。二家之說不同。當從史氏。

惟天下至聖章

這一章承上章小德川流而言。至聖之德充足有餘。與天地之小德一般。觀之內而內一小德之川流也。觀之外而外一小德之川流也。聰明睿知仁義禮智。溥博淵泉。皆是小德之在內者。時出是小德之在外者。聰明睿知即包得仁義禮智在內。下四段特抽出

細言之耳。居上臨下。千變萬化。至難調劑。至聖之聰明睿知無微不至。故能有臨容執敬。別皆是有臨中事。度量寬大者能容。然有能容處。亦有不能容處。至聖之仁則寬裕溫柔無所不備。故足以有容。操持牢固者能執。然有能執處。亦有不能執處。至聖之義則發強剛毅無所不備。故足以有執。禮智皆然。此小德之在內者。周徧廣濶。是為溥博。蓄之厚也。靜深有本。是為淵泉。資之深也。溥博淵泉。看來似說太德了。其實是形容小德。猶之第二十七章言道之小。而曰優優大哉。耳。克積於中。而未能發見於外。則德猶未至也。至聖之小德。既溥博淵泉於中。而自時出於外。時

出不但是當用仁時則仁發見當用義時則義發見
卽同一仁也當寬裕時則寬裕發見當溫柔時則溫
柔發見至纖至悉之處無不隨感而隨應真所謂脈
絡分明而往不息中庸形容至聖之小德至此可謂
盡矣又恐人淺視夫溥博淵泉也復就其溥博者形
容之曰如天見其包含無限量就其淵泉者形容之
曰如淵見其停蓄無窮極充積之極盛如此其德爲
何如德耶又恐人淺視夫時出也復就其出而爲威
儀者形容之曰見而民莫不敬就其出而爲言行者
形容之曰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發見之當
可又如此其德爲何如德耶又恐人淺視夫敬信說

也復極言之蓋曰民則中國蠻貊之民皆在其中矣
曰敬信說則聲名之洋溢皆在其中矣曰莫不敬信
說則中國蠻貊凡有血氣而爲人類者莫不尊親可
知矣此其德豈非卽一天之德耶曰配天者配天之
小德川流也註云廣大如天者亦優優大哉之意自
溥博如天以下皆所以形容上文非又添一層民之
敬信說聲名之洋溢皆是見其發見之當可非後言
其功效也學者讀這章書要想至聖川流之妙如此
吾輩今日如何能望見其堂與工夫只在道問學果
能盡道問學工夫則粗疎之氣習去得一分至聖之
德便近一分川流之妙未必如登天之必不可及也

勿將至聖作塵飯塗羹看。

生知之質。與仁義禮智之德。合言之。總是德。故次節註云。五者之德。

時出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匱。無阻塞。無窮盡。而隨時變通之意。卽在其中。

至誠至聖兩章。旣以小德大德分而總註。又云上章言至聖之德。下章言至誠之道。太全朱子又云。至誠至聖。是以表裏言。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按德有大有小道。亦有大有小小。處有表裏。太處亦有表裏。但子思言至聖。則就德言。言至誠。則就道言。德是道之所發。故爲表。爲發。

見道是德之所蘊。故爲裏。爲存主。不比他處言人心之發見存主。

惟天下至誠章

這一章承大德教化而言。至誠徹內徹外。無非大德之教化。經綸句是太德之在外者。立本知化是大德之在內者。天下之太經。若就其中細看。則千條萬緒。便是小德了。若以其大綱言。只是一段真實無妄之意。流貫於其間。主恩則盡其恩之實。而無一毫虛文。主義則盡其義之實。而無一毫虛飾。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名分秩然之。謂經君臣之相敬。父子之相親。情意藹然之。謂綸。這便是太德。天下之大本。

若就其中細看。則萬象森然具備。便是小德了。若以其太綱言。只是一段真實無妄之意。渾然包舉不偏。則真實不偏。無一毫偏者。夾雜不倚。則真實不倚。無一毫倚者。夾雜氣稟不得。而奪人欲不得。而提這便是太德。天地之化育。若就其中細看。則萬物粲然具列。便是小德了。若以其太綱言。只是一段真實無妄之意。默然契合。自有而之。無謂之化。則實知其所。以化。自無而之。有謂之育。則實知其所。以育。太極不離乎陰陽者。確知其不離。大極不離乎陰陽者。確知其不離。這便是太德。在至誠。原不是一箇空腔子。有太德而無小德。在子思此處。則只是言其太德耳。這三

句至誠教化之意盡矣。又申之曰。夫焉有所倚者。又見其自然而然。不倚於思。不倚於勉。猶無息章言。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也。章句謂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蓋以經綸對立。本知化育言之。則經綸爲功用。以三者對至誠言之。則三者皆爲功用。此功用與他處言功用皆在外者不同。腕腕節。又承上文而申贊其功用之妙。不是又深一層。言經綸太經是仁之貫徹也。而仁則腕腕立大本。下淵之中存也。而淵則淵淵知化育。下天之運行也。而天則浩浩此三句。便有形容不盡之意。故卽繼之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聰明聖知。上用一固。

字要看得好。天下亦有絕世之聰明。却是虛浮慧巧。不在義理上用。不但喚不得實聰實明。并喚不得聰明。若能辨別義理。而畧有一毫未至。這是聰明而未實。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卽是天下至誠。猶云惟至誠能知。至誠也。不必拘泥上章謂惟小德能知。大德蓋上章聰明睿知。是以小德言。此章聰明聖知。是以大德言。字同而義異也。然須知大德小德原不是二件。小德卽就大德中抽出言之耳。曰肫肫曰淵淵曰浩浩。以大德言也。而其中有仁焉有義焉禮焉知焉溥博淵泉而自不窮於時出。豈無兩層存疑。曰上章臨容執敬別。是以五德分說。非小德川流乎。此章經

繪立本知化。是以五德合說。非大德教化乎。說得兩章之義了然。但有一說。小德大德。在至聖至誠是合一的。若在學者。則如何能便合也。有大德上有幾分工夫。而小德上全欠缺也。有小德上有幾分工夫。而大德上全欠缺。須是尊德性工夫到十分盡處。然後能全得這大德。道問學工夫到十分盡處。然後能全得這小德。至德修道疑地位。便無可分了。讀這兩章書者。必汲汲將德性問學工夫着力去做。方纔有益。按朱子謂中是大德。和是小德。雙峰饒氏謂大經是道。太本是性。天地化育是命。則經綸太經是致和事。似屬小德。不知致和工夫極細密。經綸太經

只是舉其大綱。正是致中邊事。蓋中和雖分屬。已發未發。其實二者各有內外動靜。中藏於內。而自有中之作用。發見於外。經綸太經是也。不是作用皆屬和。和雖見於外。而自有和之本原。備具於內。溥博淵泉是也。不是本原皆屬中。玩此二章。益可想見中和界分。

史氏伯璿講祖述章。謂太德小德是隱。川流敦化是費。極是此章。乃以經綸太經爲費。立本知化育爲隱。則誤。經綸何嘗無隱。立本知化育何嘗不費。如淵如天。其淵其天。句法相似。而語脈不同。如淵如天。二句上文明有溥博淵泉字。則以溥博淵泉

爲主。而如天如淵。是形容之詞。其淵其天。二句上文暗伏淵字。天字。則以天淵爲主。而淵淵浩浩是形容之詞。不必如存疑作一例看。

衣錦尚絀章

這一章是中庸之結尾。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推之。以至其極。下部中庸道理皆包在內。與首章冠相照應。下言以蔽之。則曰下學上達而已。蓋上二章言仲尼體天之德。與至聖至誠之功用。中庸之道至矣盡矣。是豈一蹴可至哉。學者必從下學始。下學必從爲己之心始。故首引衣錦尚絀之詩。以發明爲己之義。錦可衣不可著也。君子貴有美在中。自然發見而

不貴其有意。表暴故闕。然而日章者。君子之道也。的然而日亡者。小人之道也。一爲己。不爲己。而君子小人之分途在此。豈非學者所當首務哉。淡而不厭。三句。不過是形容。爾然日章之實。子思深有味乎此。一段光景。故再詳言之。不是推進一層。言皆庸言。行皆庸行。無新奇詭怪。可喜可驚之處者。淡也。然言雖庸。而皆根至理。行雖庸。而皆屬常然。雖淡而不可厭焉。沉靜朴素。無浮詞蔓說。無盛容繁飾者。簡也。然言寡而中。貌質而恭。雖簡而自有文焉。不危激。其言論不峭厲。其峻角者溫也。然事之孰是孰非。人之孰賢孰否。胸中涇渭昭然。妍媸不混。雖溫而自有理焉。這三

句。都是外人看得如此。在君子。不但不知有淡簡溫。并不自知有。不厭文理。又都是下學立心之始。勿看太高。妙然有這爲己之心了。又須知遠而在物之是非。由近而在身之得失。知風之在身者。有得失。由其所自之在心者。有邪正。知邪正之存於心者。雖甚微而見之於身。與物則甚顯。知此三者。則見得個爲己。門庭不錯。從此好下工夫。故云可與入德矣。這三個知字。卽太學知先后之知。非知至之知也。亦勿看太深微。蓋于思將教人去。微謹獨戒懼入德工夫。先要他具一個爲己之心。又要他先知幾。然後可下手。此最循循有次序。潛雖伏矣。二節。乃是正言入德工夫。

潛雖伏矣。節卽首章慎獨之事。相在爾室。節卽首章戒懼之事。首章從天命順說下來。故戒懼在慎獨前。此章從下學轉說到天命。故戒懼在慎獨後。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正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君子內省此處。須無一毫疚病。方無愧於心。此正言謹獨工夫。蒙引謂內省不疚。以已能者言。不可看做謹獨工夫。此不可從。不可及句。亦不是贊詞。言不可及。惟在此處。若過此關頭。便潛滋暗長。無用力處矣。相在爾室。節。晚村謂是主敬之全體。兼動靜而言。不言不動而敬信。則言動之敬信可知。舉盡頭處。言也。專指靜邊。謂君子只在不言不動處做工夫。此是向來講說。

之誤。晚村此條最足。太全雲峰胡氏諸家。亦未免說偏了。秦假二節。依新安陳氏及蒙引總承謹獨戒懼來。但秦假節效尙淺。不顯節。則德愈深。而效愈遠耳。不必如雙峰饒氏前節效驗。承前節工夫。後節效驗。承後節工夫。蓋謹獨戒懼總入德之功。工夫進一層。則德進一層。德進一層。則效亦進一層。不貴民勸。不怒民威。非有中和之德者。不能。但猶未到中和之極處。只是國治事篤。恭而天下平。則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詩言不顯。子思易之以篤恭二字。章句云。篤恭言不顯其敬也。只是不思不勉。無一毫形迹。自然而恭。不自知其恭。之謂雲峰胡氏謂不顯。

之德。卽未發之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而敬是不顯其敬。却說偏了。不知不顯爲恭。皆貫動靜也。爲恭而天下平。亦不是全無。政教有闕。雖麟趾之精意。少不得周官法度。只是行其所無事。中庸說到此。已盡子思深有味乎。不顯爲恭之妙。故復三引詩。以形容之。直至無聲無臭。而曰所以形容。不顯者至矣。其贊歎之深。溢於言外。然不是徒慕上達。正欲勉人下學。以企及之耳。這無聲無臭一語。最要體認。不可涉杳冥昏默。虛無寂滅話頭。無聲無臭。卽在有物有則上。見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又不可依雙峰饒氏專以此謂未發之中。天命之性。蓋論無聲無臭。則已發之

和率性之道。皆是無聲無臭的。程氏謂中庸始言一理。未復合爲一理。若專指此爲天命之性者。蓋是言此句中。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合而爲一。非謂此句專言天命之性。而不兼率性之道也。學者讀這章書。要知不顯地位。雖極高極遠。却不過從爲己之心。謹獨戒懼之功。便可做到。可見上達。只在。下學之中。人只患不下學。不患上達。今且就下學中爲己二字。先去體認。孔子謂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己爲人。原從學內分別出來。若不曾去學。從何處分別。就如穿衣服一般。知道錦是好的了。却有衣錦尚絀的。有衣錦尚絀的。有衣綈尚錦的。若不曾知有錦。這都

不必論了。今日學者胸中一味苟且。外面亦一味苟且。徹內徹外。都沒有歸。不但不。是君子。且不免爲小人所嗤。又何論爲己爲人。須大家努力去志。於學將聖賢擇善固執工夫。任在。身上。胸中有個歸了。然後以爲己爲心。以戒懼謹獨爲實下手處。方是下學實際。

存疑謂首章言體道之功。是始學事。則先戒懼而後謹獨。此章言入德之序。是成德事。則先謹獨而後戒懼。此說本朱氏公遷。其實不然。或問謂此章再序成德入德之序。分明與首章一樣。但言之先後不同耳。豈得如此分乎。

晚村謂講說章旨之不通。莫如此章。拈闢然二字。爲甚是。村師強拈此二字。以貫通章。如汀門之主靜。新建之致良知。一般。闢然是形容外邊。是贊君子語。非君子做工夫處。然講章亦有所本。太全朱子有一條云。自章首尙綱之云。與章末無聲無臭。皆有隱微深密之意。此卽講章重闢然之意也。但謂章內有此意。則可。卽用此二字貫通章。却不妥。中庸首末兩章。只言戒懼慎獨。不及致知力行。蓋戒懼慎獨。不是空空戒懼慎獨。卽在致知力行上見。故言戒懼慎獨。便包得致知力行。

古虞石泉衛一龍圖公氏校畢

松陽講義卷之三終

松陽講義卷之三終
此卷之終也
其言皆切實
而無虛語
其理皆深奧
而無淺說
其文皆簡潔
而無繁瑣
其氣皆平和
而無激烈
其法皆自然
而無造作
其意皆含蓄
而無直露
其言皆有據
而無空泛
其理皆有源
而無斷續
其文皆有脈
而無散亂
其氣皆有貫
而無隔絕
其法皆有度
而無過當
其意皆有餘
而無不足

松陽講義卷之四

當湖陸隴其稼書著

受業嘉定侯銓編次

吳縣席承恂

太倉王前席

論語

子曰學而時習之章

這一章是聖人鼓舞人好學之意玩本文三不亦字便見循循善誘之意太抵人不肯學多是看做煩難勞苦之事不知人只是不去學耳用得十分工夫便有十分妙處這個學原不是煩難勞苦的以其始而言之有知知天命之性皆同而氣質之性有異且

發憤效先覺之致知以知此理。又效先覺之力行以行此理。這便是學了。然學矣而不習。則表裏扞格而無以致其學之之道。習矣而不時。則工夫間斷而無以成其習之之功。故既學矣。又必以時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到了這箇境界。豈不中心悅懌。有自住不得之勢乎。以其中而言之。這所知所能之理。原是人人共有的人。雖多為氣質所蔽。而其本然之理。未嘗不在。特吾之學未能及人。則無以動其固有之心。有如學益進。習益熟。悅益深。則信從自衆。吾之所知。彼亦知之。吾之所能。彼亦能之。到了這箇境界。豈不歡欣宣暢。

比于悅更爲發舒乎。以其成而言之。這所知所能之理。原是无時不然的。但處順易處逆難。吾之學未能到義精仁熟地位。則一遭逆境。未免有不平之意。有如學愈進。習愈熟。悅愈深。則知行各造其極。所見高明。而真有以見夫學在己。知不知在人。所養純粹。而一切身外之物。舉不足以介其意。雖遇極不堪之境。不但不太段忿怒。要求其胸中略舍一纖芥不平也。沒有到了這箇境界。豈不是成德君子乎。可見學不是箇煩難勞苦的。只怕人不去做工夫耳。但這下章開口說下箇學字。要討箇着實認得了。這學字。方可以去講通章之義。所學果何事。如何樣去學。註只云學。

之爲言效也。然未言如何效。又云所以明善而復其初也。亦未言善是如何。初是如何。大全云所以學爲聖人也。又云學爲人也。然所謂聖人者果如何。所謂人者又如何。學之又如何。以至曰知曰行曰覺皆是虛字。所知所行所覺者果何事。若不討論着實。則此等字面皆可爲異學所借。要討着實。須將太學八條目。細細體認。方有主張。然太學八條目亦何嘗不可借。如象山陽明輩皆是借太學條目作自己宗旨。又須將朱子章句或問細細體認。然後此一箇學字有着落。太抵學也者。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是也。所學者人倫事物之理。本于天命之性是也。若一切記

誦詞章。虛無寂滅。皆是學其所學。非吾所謂學。朱子于此所以只說得太意者。蓋因此處方要發明聖人鼓舞人進學之意。而未暇爲學者深辨此立言詳略之法也。在夫子此時口中亦只要鼓舞人進學。至於俗學之支離異學之虛無。不可不掃去者。夫子亦未之及。蓋原對已掃去者言。非對未掃去者言也。今日學者讀這章書。先要認清了。這箇學字。若這箇學字認不清。只管去時習。便都成病痛。到得工夫益深。感召同類。便是下等不知學之人。聚作一羣。其爲世道害更不淺。工夫又深到了堅僻地位。雖舉世非之。而不顧如告子及後世陽儒陰釋之徒。自謂能不見知

而不悔而不知其病已不可救藥此不可不懼也既認清了學字須要猛力去做時習工夫做了一層又進一層直要到君子地位中間無可歇手處

太全解學習二字云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已知已知能而行之不已之謂習解悅樂二字云悅是感於外而發於中樂則充於中而溢於外皆說得最好

學字不同有徹始徹終之學有起初頭之學此章第一學字只是起初頭之學若統三節總是論學這是徹始徹終之學

此章三節依索引則與大學三綱領一節朋來便

是新民存疑則云朋來而樂雖是成物事與大學新民覺稍異新民與明德皆大學之道俱在這學字內朋來而樂似後明德新民一步但學就該體用未有舉體而遺用者朋友相從乃是體用全備之學依存疑是開口一學字便包得三綱領迨工夫既深則朋來工夫又深則不慍蓋三綱領由己及人是橫說學之次序此三節由淺入深是縱說學之次序不可一例看存疑似長

晚村論此章云儒者所謂覺者指此理外道所謂覺者單指心理必格物致知而後覺所謂知性知天而心乃盡也覺心則必先去事理之障而直指

本體故以格物爲務外支離。然自以爲悟本體者。於事理究竟膠粘不上。於是後來陽儒陰釋之說。又變爲先見本體而後窮事物。自以爲包羅巧妙。不知先約而後博。先一貫而後學識。乃所謂支離務外。聖門從無此教法。六經具在。可覆按也。此一條辨學字亦極明。最宜玩味。

明季講家有以不襲取不凌節講時習者。此不是襲取凌節。皆是助長一邊。此時習是勿忘之意。時文又有將說字講作一貫者。亦非一貫深說字。下文尚有樂與不慍在。

大全朱子云。論語以君子始以君子終。此深有意。

此是朱子推記者集論語之意。若聖人開口說六學字。不是限定學爲君子記者之意。如後天之易聖人之言。如先天之易。不可混也。

不慍不要看做置之度外。一般不屑教誨。亦是不慍。息邪距淫。亦是不慍。居夷浮海。亦是不慍。三月無君。皇皇如也。亦是不慍。此心不動。只在道理上。便是不慍。

雙峰饒氏云。此章六句。其工夫只在第一句上。其餘五句。俱是效驗。此須善會。朋來不慍。俱有工夫。只是從效驗上見工夫耳。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章

這一章見人不可不孝弟。蓋有子見天下人病痛皆起于不孝弟。犯上作亂之事紛紛於世。都從不孝弟起。仁民愛物之事莫能行也。從不孝弟起。孝弟原是天理所當然。不是要弭亂。推恩。纔去孝弟。然一孝弟則便可以弭天下之大禍。建天下之大業。愈見不可不孝弟。人不曾將孝弟細看。只道他不過是一庸德。不過是一庸言。不知其功用至大。萬福之源皆從此出。就凡人論之。只怕不孝弟耳。或其人天資好。而孝弟。或其人學力勝。而孝弟。則便迥然與尋常人不同。犯上作亂之事自然無了。蓋犯亂之事多起于心之乖戾。孝弟則其心和順。安得復有犯亂之事。在凡人

如此。而况君子之天資百倍于凡人者乎。君子之學力百倍于凡人者乎。蓋凡事有本。君子凡事專用力于本者也。本不立則常覺道之難。本立則自覺道之易。一事有一事之道。便有一事之本。萬事有萬事之道。便有萬事之本。若上所謂孝弟也者。這便是行仁之本。蓋仁之用至廣。而孝弟則仁中之一事。雖是仁中之一事。而仁之用皆從此起。或行道于上。而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萬物一體之恩。必由孝弟推之。或行道于下。而忠可移于君。順可移于長。天下爲公之量。亦必由孝弟推之。被四表格上下。皆孝弟所推也。位天地。育萬物。亦孝弟所推也。孝弟之用何等樣。

大論治術而不知崇孝弟非知治之本者也論學術而不知崇孝弟非知學之本者也故夫子與曾子論孝舉天下之理皆歸之孝有子論孝弟則舉孝弟以達天下之理其言互相發明而記者以此章記于夫子論學章後亦見聖門之學莫大于是也學者讀這章書要將孝弟二字身體力行若這箇上虧欠了便觸處成病痛縱逞才略做得些事業亦如無根之木雖枝葉茂盛都不中用然這箇孝弟又是最易虧欠的如孟子言人少則慕父母漸次而移多是不知不覺須要常常猛省

仇滄柱謂此章注以行仁訓爲仁明是就仁之發

用言必遡及心之德者以此是論語第一仁字故兼舉體用言之按大全講仁字最詳亦只因其是第一箇仁字其實有子此章只在發用上言

程子性中曷嘗有孝弟一句明季講家深詆之謂與告子義外同病不知告子是言義非性中所有程子是言孝弟在性中只包在仁內天淵不同太抵明季習氣詆毀程朱無所忌憚只是心粗氣浮不會細思

仁山金氏謂上節以質言下節以學言蒙引存疑及晚村俱不主此說謂上下二節雖有淺深勿分學質愚謂以質言者不必無學然得力于質者多

則雖曰以質言可也。以學言者不必無質。然得力于學者多。則雖曰以學言可也。仁山之說亦未嘗差。但不分者尤較直捷。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這下章是曾子省身之學。這箇身字要看得極大。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都是這箇身。又要看得極危。為聖為賢者此身為禽為獸者亦此身。出此入彼間不容髮。必使此身常在。天理之中。勿為氣稟所拘。勿為物欲所蔽。然後可以成聖賢。而為天地生民所倚賴。所以必要省。這箇省字有在念頭初動時省者。這就是大學誠意有在念頭著見時省者。這就是大學

正心有在視聽言動時省者。這就是大學修身。總而言之。皆是在身上用功。所以只謂之省身。太抵聖賢工夫未有不內外合一者。有一等人。心內未嘗有私。外面却不能無私。此固不是。有一等人心內未嘗有私。外面却不能無差。這也使不得。此省字內外都要用。又須知省不是空空省察一番。要看注中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二句。蓋言省察即便有克治工夫。若克治不嚴。則省察亦徒然耳。須要于氣稟物欲中力戰得勝。方纔立得這箇身。定方纔是真能省察。此處要想曾子下生臨深履薄。光景都在這省字上。但這個省字本是無事不然。曾子如何只說在三件上。只因此三

件。是人所最易犯最難克的。于此三件必要斬盡根株。其他無事不然。可知不忠不信不習俱要在道理上論。不要說涉世局上去。如爲人謀而但與較量利害。善盡得失。雖竭盡心力。叫不得忠。須在道理上竭盡無遺。方纔是忠。與朋友交。而但矜然諾。急期約。雖出言不爽。叫不得信。須在道理上。眞實不欺。方纔是信。受之于師而止。是專門之學。一偏之見。雖口誦心維。夙興夜寐。叫不得習。須是所傳者。天下之正道。天下之正學。我能尊所聞而行。所知方纔是習。曾子于三省前。尚有格物致知一層工夫。于道理已認得明白。故其所猛省者。只在三個不字上。若學者未曾有

格致工夫。忠信習三字尚認不清。這省字便難下手。又三省是動時工夫。須靜時能存養。此心則動時方能省察。若靜時不知存養。則一到動時。手忙脚亂。如何能省。皆須曉得至于大全內。朱子有一條云。三省是曾子晚年進德工夫。蓋微有這些子渣滓去。未盡耳。在學者則當隨事省察。非但此三者而已。又一條問三省。忠信是聞一貫之後。是未聞之前。朱子曰。不見得然。未一貫前也要忠信。既一貫後也要忠信。此是徹頭徹尾的二條不同。查語類前一條是何叔京所記。乙未以前所聞後一條是陳安卿所記。庚戌已未所聞後一條是定論。若明季講家謂三省不是無

主腦學問。遂謂論主腦。則合下便是一貫論條理。則到底是要三省。此說與朱子大背。真積力久之後。方能一貫。豈合下便能如此三省。主腦自在存養。今日學者讀這章書。要思吾的身與曾子一樣的。曾子却如此珍重其身。必要使之自慊。不肯使有一毫欠缺。吾却不管他。任憑他流于污下。豈不是自棄。又要思曾子的身。不知他用過多少工夫了。他却如此戰戰兢兢。吾的身比曾子尚差遠。如何却放膽不知戒懼。不知恐懼。豈不是自暴。以天地父母之身。做個自棄自暴的身。可愧孰甚。可愧孰甚。及早猛省。庶不到墮落地位。

子曰道千乘之國章

這一章言治國之要。人君能以是五者存于心。則雖禮樂刑政未及。備具而大綱已舉矣。這便是王道本領。大抵當時列國之君多欠缺此五者。大綱先差。卽條教號令精詳嚴密。亦不濟事。夫子特揭此五件。示之所謂有關雖麟趾之精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也。楊注云。此特論其所存。未及爲政。不是謂此五者只空空一心。絕無事實。敬信節愛時使。都有實事在。然只是大綱好。只算在心上。故云未及爲政。胡注謂五者以敬爲主。朱子又有反覆相因之說。皆是先儒論道理如此。在夫子當時只是平說敬字有淺深。

若深言之則只一敬字便可包得下四件修己以敬之敬是也若淺言之則只是遇事謹慎之意不必便說到包括衆善此章之敬是也注以程子主一無適四字解此敬字主一無適亦有淺深不拘何敬字皆可用得信字不用權詐不朝更暮改皆是一段真確之誠表裏如一始終如一雖事勢之窮亦有濟以變化之時而真確者常在况到底是守常之時多變化之時少節用不必說到節非漏嗇之節如周官內府史胥徒其稍食之費無算朝覲聘問其玉帛之費無算不可損的自然不損這個何消說只是當節的再沒有不節刻刻欲返一國奢靡之習而同歸于淳朴

愛人不必說到愛非姑息之愛如康誥內不孝友者其罰無赦羣飲者其罰無赦不可寬的自然不寬這個何消說只是當愛的再沒有不愛刻刻欲合一國臣民之衆而共遊於蕩平至於使民亦不必說到不能不使處如成湯之伐夏舍稽事周宣之興師以六月不得已處自然難已這箇何消說只是可以不使的決不敢輕使不可不使的亦必要時使刻刻以小民稼穡艱難置于寤寐度其早晚計其豐凶視菜場納禾之事重千金城湯池松茂竹苞之事人君用心能常不離此五者一國之氣象自然與末世不同使其因此能創立法盡美盡善固爲可久可大之模

卽法令未盡具制度未盡備疎節濶自亦不失爲政
簡刑清之治唐虞之所以時雍成周之所以刑措其
道雖不盡于此而此則其本領也若無此本領縱有
高才異智所謂其餘不足觀也已今學者讀聖賢書
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胸中須先有王道規模不可
使有一毫雜伯氣習宜將此章反覆玩味定其本領
再去講求禮樂刑政一旦出而在位方不似世俗人
品至于敬之一字是聖門至要緊工夫無論爲政爲
學皆當體認從古講敬字莫如程子主一無適四字
說得切當而主一無適四字之解又莫如薛文清公
瑄說得明白文清論敬曰行第一步心在第一步上

行第二步心在第二步上三步四步無不如此所謂
敬也如行第一步而心在二三步之外行第二步而
心在四五步之外卽非敬也至若寫字處事無不皆
然合程子文清之言觀之敬字之義了然矣誠能于
此實下工夫由淺而深學術政事皆可一以貫之此
胡注以敬爲主之意當于言外深味之者也

近年時文因注有但言其所存未及爲政一句講
來却似爲政者只要空守一心光景殊失注意如
中庸言致中而天地位致中是未發工夫未見之
于事如何天地便位蓋內面有致中工夫則外面
亦必有實事其設施定不同但只是大綱好未能

如致和之精細所以只得天地位講家亦多錯認致中是空守一心故于天地位多說不去此章五件比致中稍淺然其但言心而卽有實事則一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章

這一章聖人論幼學之事是大學之根基不但教弟子凡爲父兄師長者皆不可不知也太抵人之氣稟雖有不同然亦差不多只是從小便習壞了氣稟不好的固愈習愈壞卽氣稟好的亦同歸于壞童蒙之時根脚既不曾正得到得長大時便如性成一般卽能回頭改悔發憤自新也費盡氣力况改悔發憤者甚少此人才所以日衰皆由蒙養之道失也所以夫

子說著弟子不覺拳拳然一則喜其天機未鑿易與爲善一則怕其人欲漸開亦易與爲惡他日之成敗全視今日之教育何如故慮之不得不周防之不得不密督之不得不嚴導之不得不勸人則欲其孝也顯親揚名之事雖未可以責弟子而溫清定省必不可以或缺出則欲其弟也憲老乞言之典雖未可以責弟子而灑掃應對必不可以或肆言有物而行有恒弟子之言行不能違如成人之言行而必使常在規矩之中則謹而信也尊賢而容衆弟子之交與不能違如成人之交與而必使漸知等殺之辨則泛愛衆而親仁也至于格物窮理大學之功弟子雖未能

遼到而詩書六藝之文所以範圍其聰明而使之且粹擴充其聰明而使之日闢者又不可不學也這幾句分看則一件有一件之益合看則一日之間非出一事非言則行非待人接物則燕居獨處總無一時一事不在天則中放心安得不收德性安得安定氣稟好的以此涵養之自然日引而月長即氣稟不好的以此變化之亦且日異而月不同三代人才所以盛于百世者以其有此蒙養之道也蓋皇變稷契伊傅周召莫不自弟子時做成的其所以為教者雖不一然總是引之于義理而未嘗一毫雜於功利所以養得人品純粹中正後世為父兄者有弟子而不教

固無論矣即有能教者又都從利祿起見束髮受書即便以利祿誘之不期其為大聖大賢而但願其享高官厚祿這個念頭橫于胸中即使王夫一如古人亦是為人而非為己了况念頭既差工夫必不能精實只求掩飾于外可以悅人而已教學如此人才安得而不壞哉為人父兄者胡不一思而甘使子弟為俗人也為入子弟者胡不一思而甘以父母之身為俗人也朱子特地輯一部小學示學者正與此章相表裏更有下說今人為弟子時既不幸而失教及老大而自悔已無及矣則如之何此不必憂也朱子于大學或問中亦有此段議論以為惟敬之一字可以

補小學之缺。誠能百倍其功。以從事于此。不患其不達。雖不幸過時。而後學猶愈于不學者也。

有餘力。只是有閒暇之時。不要說重了。學文固是怕上六者有差誤。然亦不專是講明六者。不要說拘了。

新安倪氏云。文行二者。以本末之重輕言。則行爲重。故此章先行。而後文。先本而後末也。以知行之先後言。則文爲先。故四教章先文而後行。先知而後行也。將二章之旨融會得最妙。一是大學之事。一是小學之事。

子夏曰賢賢易色章

這一章是子夏想實行之人。而因思實學之重。學字對行說。則便專指窮理一邊。太抵天下無實行之人。則不成世道。然實行必由乎實學。若不學而徒言行。則所謂行者。豈能絲毫無歉。或反做成病痛。故自古篤行之人。皆好學之人。未有不窮理不讀書。而能篤行。篤行而一無病痛者也。子夏蓋見當時之人。行多虧缺。故慨然想一篤行之人。謂緇衣之風邈矣。賢而不知其賢者多矣。况能知所以好之道乎。有人焉。賢賢易色。而實能盡好賢之道。克諧之化。既遠。誰則能無媿于父母者。有人焉。事父母能竭其力。而實能盡爲子之道。明良之義久。靡誰則能無負乎君者。有人

爲事君能致其身而實能盡爲臣之道麗澤之義久
衰誰則無慚于友者有人焉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而
實能盡交友之道就其大綱而觀之而大綱無一之
虧欠就其節目而觀之而節目無一之疎畧情文兼
備而經權悉洽若此者人或疑其由于生質之美未
必皆學問思辨之功于是有謂何必讀書者矣有謂
盡倫卽是學更別無學者矣不知此種人非浮華之
人所能到亦非徒憫偏無華厚重少文之人所能到
若不學而能如此便是生知安行了而生知安行之
人不可多得其必從讀書窮理來無疑也蓋讀書窮
理真積力久而天理人欲之界判然胸中故能于賢

親君友間各盡其道如此人欲如若人之行當先如
若人之學所以聖門教人博文約禮工夫不可偏廢
而子夏平日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在其中亦卽
此章之意至若後世訓詁記誦辭章之學誇多闢靡
而無益于倫紀非子夏之所謂學子夏此章亦非爲
救此種學而發也學者讀這章書須知吾人不可不
教者實行不可不務者實學若不從實行上着力雖
終日講學與不學者何異與誇多闢靡之學何異然
或但知實行而不知實學或反以實學爲支離則又
不免走入荆棘中去須是以實學去做實行方得爲
宇宙間全人

看此章注圈內圈外不同。依圈內則雖曰未學是
假設之詞。不是真未學。是他人不知說他未學。依
圈外吳氏注則雖曰未學。乃真實說他未學。非假
設之辭。蒙引亦從吳注。故謂此章與子路何必讀
書。棘子成質而已矣。意思相類。都是有激之言。然
畢竟以朱子注爲正。

辛復元謂此章不是說學貴實行。是說學問有益。
世人只說人能敦倫。便是學問。何必讀書。然後爲
學。不知學不分明。豈能敦得倫。且子夏以文學
著名。豈肯爲廢學之語。又曰吾每望人力行。尤望
人力行。前。先有講明工夫。不然自以爲行善事。行

之。未有不差者。說此章學字。最分明。正是朱子圈
內注之意。但須知此章未嘗無貴實行之意。只不
可說學貴實行。將這學看混了。

若將此章學字。兼涵養窮理說。似亦可。然以博學
篤志章推之。則專主窮理言。尤切子夏之意。

吾必謂之學矣。這學字也有淺深。如朱子謂君實
忠信誠實。只是天資。原不知學。堯夫坦蕩亦是天
資自美耳。皆非學之功也。君實堯夫豈是未學的。
只是學得稍粗。故有程子朱子之行。便有程子朱
子之學。有君實堯夫之行。便有君實堯夫之學。總
是必由于學。

圈內與圈外注意意思何以不畫一蓋朱子于疑處便不敢輕斷此便是教人讀書之法

時解謂卽此是學意作箴教俗學意看其意亦謂不必詞章記誦而後謂之學非謂不必涵養不必窮理而可謂學也然人最易誤認不如從辛復元說為長

子曰君子不重章

這一章是論君子自修之道蓋于學中特提出此四項以示學之要學兼知行雖不止四者而四者其要也君子二字只當學者看不專指成德之人首節是要人主欲重卽整齊嚴肅之意正其衣冠尊其瞻視

儼然人望而畏之是這重字注脚不重則孟子所謂暴其氣也大抵不重之病學者最易犯貌言視聽之間小小適意自謂無害不知病痛却甚大不重而無威嚴固害事不重而學不固尤害事蓋學必深沉而後能固不重則浮學必鎮靜而後能固不重則躁讀書窮理之功必隨得而隨失省察克治之念必乍密而乍疎在初學之士必難成就卽積學之士亦且多走作大節是要人存誠忠為實心信為實事合之則誠也學之事無窮總以誠為主忠信則一動一靜一言一行皆是實心實行方是為己之學若不忠信則雖外面裝飾得極好都是虛的了不特欺人抑且自

欺第三節是要人釋友友所以輔仁與勝已者友始能嚴憚切磋以成其德然人往往樂友不如己者一則喜其形已之長一則喜其掩已之短其損多矣雖不如己者亦欲資吾以成其德有難盡拒者然樂與爲友之一念不可不戒也第四節是要人改過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然人往往憚改一則畏難而不改一則苟安而不改于是以無心之過而成有心之惡矣雖隨覺而隨改猶嫌其遲是當如天之風行雷動如人之破釜沉舟不可有一毫因循放過之意也這四件是缺一不可的先儒有謂主忠信尤重者忠信固重然不是那三件則忠信亦立不住大全

載勉齋黃氏之說曰外厚重而內忠信則其本立友勝已而速改過則其德進不分輕重最是又這四件是徹始徹終工夫志道據德依仁中皆有此四項學者讀這章書要刻刻檢點其身勿使有一毫輕浮之氣又刻刻檢點其心勿使有一毫巧僞之念又廣求直諒多聞之友稍覺有過便徹底掃除能如是以從事于致知力行之間自然不患學不精進

游氏注以威重爲質而以下三句爲學與國內正注稍異四項總是學淺說云君子於此四者各得其道則學固矣學之大本立矣聞見日新而德行亦且純矣最明

時文中有謂朴魯柔弱之人欲不重而不能欲不重而不敢此病往往在聰明果敢之士這亦不然不論愚智剛柔都有犯此病者下三句俱然

子禽問於子貢曰章

這一章見聖人盛德感人之妙夫子之在當時如祥麟威鳳所在傾動如宋之厄匡之畏陳蔡之圍其必不能與夫子合者不過十二人如道不行之歎歸與之歎只是歎其不能奉社稷以從耳若夫心悅誠服則到處皆然一時邦君無不以其政就而問之夫子亦因得以盡聞其政這聞政不必看深了只是到一邦其邦之治亂安危必聞之其俗之貞淫奢儉必聞

之其君臣上下之淑慝臧否必聞之其先世之典章法度必聞之雖不得一試其期月三年之效而見聞益廣起發益多後來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亦多得力于此這段光景自流俗觀之有莫測其所以然者此子禽所以有求與之問然以為求則求不可訓以為與則與不可必而舍求與之外又別無可以聞政之法真有不可解者而不知夫子盛德感人之妙自有不言而喻不介而孚者所以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言得則非求亦非與矣然這一語也要看得好朱子曰此五者皆謹厚謙退不自聖賢底意子貢舉夫子可觀之一節耳若論全體須是子溫而

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晚村曰：溫良恭儉讓，只說得聖人發見處。在聖人發見處，亦只說得一半。故注下：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數語正爲子貢斡全語意。子貢不是不知聖人尚有內面一層，尚有中和的氣象。只是要言其感人處。故只就溫良恭儉讓言之，不可因朱子晚村之言，便看壞了子貢。溫良恭儉讓，注中每字兼二義，須逐一體認。和而厚，方盡得溫之義。平易而正直，方盡得良之義。外莊而內敬，方盡得恭之義。節而有自然之界限，制而能用，方盡得儉之義。謙而不矜，已之善遜，而能推善以歸人，方盡得謙之義。有了這五件氣象，邦君自肅然起，油然與接。

夫子之溫，雖暴必和。雖刻必厚。接。夫子之良，雖險必易。雖詐必直。接。夫子之恭，雖惰必莊。雖怠必敬。接。夫子之儉，雖浮必節。雖蕩必制。接。夫子之讓，雖亢必謙。雖驕必遜。自不覺其虛心請問。夫子不自知也。邦君亦不自知也。不可言與。况可言求耶。這一段光景，就如天之造物一般。原非人所可測者。若以此達而在上，則便是綏來動和之氣象。便是堯舜時雍風動之氣象。非知聖之深者，其孰能信其然哉。是固難與世人言者也。故子貢又就所謂求者淺言之。夫子盛德感人之妙，固未易言。而總之，夫子必不肯求。卽欲強被以求之名，亦異乎人之求。無論側媚依阿以求者，與

聖人相去霄壤也。卽略有寸毫求之心，亦便非聖人。聖人以德求，非如人之有心求也。如伊尹以堯舜之道要湯，非以割烹要湯也。學者讀這章書，要知天下人無不可感動，不能感動人者，只是我未能到聖人地位耳。聖人卽不可遽學得他一分光景，便有一分感應。只管積累做工夫，去安知不與聖人一樣。若不于此體認，而欲與世相接，便不免于求。求之極，便流到巧言令色一途。看來人心風俗之壞，病痛都在一求字，所以不能不求者，只是不信，有不待求的道理。

有子曰禮之用章

這一章上下兩節俱對放蕩者說。有子見春秋末有

原壤于桑伯子一輩人出，以禮爲束縛人，而思跳脫以爲高，甘自置身於規矩準繩之外。有此一輩人，便又有下輩人出來，謂禮非人性所有，必用權謀督責之術驅之，誘之。然後人肯循禮。只一禮字看不明白。天下許多病痛皆從此出。老莊申韓所以猖狂于天下者，根原皆在于此。其禍雖至戰國而始烈，其端則自春秋而已見。故有子特指出一和字，告之曰：禮何嘗是束縛人者，其爲體雖至嚴，然皆本乎人之性發乎人之情。所謂天秩天敘也。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迫，不待驅之而始就，不待誘之而始從。如對君親而拜跪對賓友而揖讓，至嚴也。然如此則安不如此則

不安豈不是至和的。惟其格於氣。蔽於欲。溺於習。陷於俗。則不見其可安耳。誠于氣稟人欲習俗之外。而靜觀其天性自然之發見。其視尊卑貴賤之等。周旋錫襲之文。誠有不啻如芻豢之悅吾口者。此禮之所以可貴也。故是禮也。先王制之。而非先王能制之也。使禮制于先王。則禮之亾久矣。先王不過因人性之所固有。人情之所當然。而為去其格。徹其蔽。出之於陷溺之中。而措之于安宅之內。並非強人以所難能也。其所以為美者在斯。所以垂之百世。布之海內。智者不能越。勇者不能抗。大而朝覲會同。蒐苗獮狩。莫敢不由也。小而衣服飲食。應對進退。莫敢不由也。非

不能背先王。不能背其心之所安而已。非不敢違先王。不敢違其心之所安而已。然則先王之禮。宜乎萬世不廢也。而亦有時乎不行者。是非禮之過也。自夫人之惡嚴。而喜緩。而又聞吾儒有所謂和者。於是借之以自文。不於禮之中求和。而於禮之外求和。但知和之名。而不知和之實。於是放縱自恣。無復忌憚。舉先王範圍天下之具。盡棄之。以為快。而且自謂得禮之意。不曰我不肯行禮。而曰禮本如是。禮果如是。故是亦不可行也。總之。禮之所貴者和。而禮中之和。禮之所以行也。禮外之和。禮之所以不行也。禮中之和。原於天性。禮外之和。由於氣稟。人欲習俗。禮中之和。

與敬爲一。禮外之和與肆爲一行不行之機。亦決於敬肆而已。故三千三百一言以蔽之曰無不敬。有子特拈出一和字以見敬之在我而非外鑠者也是卽孟子性善之旨也。又拈出一個知和而和的以防假借之弊。一章大意總爲放蕩之人痛下鍼砭。學者讀這章書要知謹守禮法將這身放在規矩準繩之中。方是至和不可一毫涉晉魏風流若嵇康阮籍輩真是萬世罪人。至若蘇老泉禮論看得先王之禮純是一片權衡是卽荀卿以禮爲偽之意。總由不識有子此章之旨其貽禍世道非淺皆不可不戒也。

講家有謂下節不行之弊是對流蕩者言上節可

由之道是對拘束者言意各有主而用朱子嚴而泰和而節六字以括大旨蒙引亦如此說愚意却不如如此兩節皆是對流蕩者言。圈外注是餘意不是正意。陳紫峰淺說最明。近來仇滄柱講此章云禮之用卽人之用禮也禮非人不行時解謂只當云禮之用不當云人之用禮者誤又云知和而和弊只在和而不節不在於知先王何嘗不以禮之當和明示後世乎時文謂先王不欲人知者誤此皆明季講家小巧之說滄柱闢之甚是。

有子曰信近於義章

這一章是欲人謹始慮終之意大抵人之言行交際終之多悔皆由始之不謹能謹之於始則終之悔也鮮矣此與曾子三省章相表裏其中亦有戰戰兢兢之意三者之差不在境而在心心不能謹則急迫之時易差安閒之時亦易差偶暫之事易差習久之事亦易差心能謹則安閒之時不差急迫之時亦不差習久之事不差偶暫之事亦不差這信是約信是最難合我的或牽於事勢不可許的便輕許了或激於意氣不可諾的便輕諾了到後來或限於力而不可復或害於理而不可復悔也遲了須要在約信時便立得住若義上行不得的憑恁麼人來我這一段戰

戰兢兢之意搖奪我不動引誘我不動方纔能信近於義而言可復這恭是致敬最難近禮的或隨眾而差或任意而偏不該致敬的反去致敬該致敬的反不致敬到後來或責其驕惰而恥辱生或讒其諂諛而恥辱生悔也遲了須要在致敬時便立得住若禮上行不得的憑恁麼時候我這一段戰戰兢兢之意增一毫不得減一毫不得方纔能恭近於禮而遠恥辱這因是偶相依最難得可親的或因其順我意不深考其平生或因其濟我事不細論其心術到後來欲絕之則勢相制而不可動欲主之則害愈深而不可解悔也遲了須要在初因時便立得住若其人不

可親的。憑他怎麼樣來。我這一段戰戰兢兢之意。無間可入。無隙可乘。方纔能不失其親。而可宗。這兩個近字。一個不失字。是求合義理之至當。不是苟且相近。苟且不失之意。若拘本文近字不失字。謂不必幾微無憾。作降一層看。則謬矣。處世必求其盡當。猶恐多失。若先以僅可之念。自處其弊。可勝道哉。可復可遠。可宗。是言其後來必然。亦有盡其在。我而得失毀譽。不可預必。時移勢易。不可預定者。此亦只論其常而已矣。但有一說。三者求其無悔於終固。要立得住。亦要見得明。若平日無窮理格物之功。不是義的反認做義。如荀息之輔。奚齊是義的反認做非義。如荀蓀之不從。子路不合禮的反認做禮。如曾子之襲裘而手。是禮的反認做非禮。如魯人之疑甯俞不拜。澤露不可親的反認爲可親。如溫公不識介甫可親的。反以爲不可親。如子瞻不識伊川。執得愈堅。顛倒愈甚。安得無悔。學者讀這章書。須合于張學于祿章。同看于祿章之慎言行。卽此章之謹始。慮終也。而先之以多聞見。又繼之以闕疑殆。擇理既精。然後操持於言行。所以能寡尤寡悔。若未有多聞見。闕疑殆工夫。但責其謹於言行交際。亦無下手處。

宗只是久遠相與之意。如孔子之於顏。魯由。蘧伯玉。是宗。七十子之於孔子。亦是宗。因與宗有淺深。

之分。宗之內又自有淺深之分。不拘定一項可字亦要味。或宗之以成吾之道德。不但無輕浮之累。而且可有切磋之益。或宗之以濟吾之事業。不但無奸險之虞。而且可爲腹心之托。或宗之於顯達之時。而不爲諂。或宗之於窮愁之際。而不爲比。或人皆宗而我亦宗之。不可謂黨。或人不宗而我獨宗之。不可謂僻。所以能然者。全在因不失其親。上言外便見反是者無一而可。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章

這一章是聖人思好學之人。必合上四句。方見其能好。大全朱子曰。此章須反覆看其意思如何。若只不

求安飽。而不謹言敏行。有甚意思。若只謹言敏行。而不就正有道。則未免有差。若工夫不到。則雖親有道。亦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周徧無欠缺類。如此雲峰胡氏曰。必無求。然後見其有好之之志。必敏慎。然後見其有好之之實。必取正有道。然後不差。夫好之之路。此足以見好學者之甚難得也。此二條已說盡。此章大意。晚村有一條曰。凡爲好學。必有是四者。須看他所學何學。如禪惠之學。佛老之學。詞章之學。功利作用之學。以及後世陽儒陰釋之學。苟好其一。未有不兼是四者。而後謂之好也。然可惜。枉用一生心力。於道何曾見得分毫。或問。園外尹氏亦發此旨。然則

取正於有道。卽所學不謬矣。曰正爲有道二字難說。陳相悅許行神光叅達磨王良拜伯安他也。說是就正。有道傳子淵包顯道袁機仲之流。就紫陽而不知正。彼且以金溪爲有道也。奚其正。故中庸曰。思知入不可以不知天。如何得知天。只是格物窮理。晚村此一段議論發明。此章言外之意。尤盡觀晚村之言。方認得這學字清楚。觀朱子及雲峰之言。方認得這好字親切。又嘗見明季講家將此章與曰知其所。以章合看。謂彼就日知無忘上見他精神意念無頃刻不在學。所謂須臾不可離者。是從不息處見其好。此章則言其精神意念專在一學上。天下無復可加於此。

所謂好之。而無以尚者。是從不雜處見其好。此一條亦說得最好。合而觀之。此章之義無餘蘊矣。但今日學者講到此。未嘗不明白也。知學是當好的。只是安飽念頭到底擺脫不開。當奮發處不能奮發。當謹慎處不能謹慎。當虛心處不能虛心。日讀聖賢之書。不免終身爲俗人。其病痛在何處。此由志不立耳。古人論學。必先立志。果能將志放在正學上。一切世味自然牽扯他不住。一切學問思辨篤行之事。自然不容已。一切鄙倍虛浮之言。自然不敢出諸口。聞有正人君子。自然如飢如渴。夫子之憤忘食。樂忘憂。亦由十有五時志先定耳。據德依仁游藝工夫。皆從志於道。

起甚哉志爲學之本若胸中未嘗有必爲聖賢之志只將這等好話頭在口裏說過何益之有無怪其苟且因循不知不覺流爲俗人也今日講這章書便要將這個志把持定了有了這志不怕不好

子貢曰貧而無諂章

這一章重在義理無窮之意子貢偶因論貧富而及之夫子不覺有味乎其言而極口贊歎記者因取而記之以鼓勵天下之學者大抵人之學問不進都因矜而自足息而自止不知義理之無窮而安於小成所以入室登岸之人不能多觀子貢一日與夫子偶論貧富子貢之意以爲天下之貧者常易諂氣歡而

爲卑屈也而有無諂者焉則貧不至於濫矣天下之富者常易驕氣盈而爲矜肆也而有無驕者焉則富不至於溢矣若而人者豈非不囿於流俗不汨於勢利者乎士如是可謂賢矣夫子則以爲貧而無諂猶知有貧也豈若忘其貧而但見其樂者乎富而無驕猶知有富也豈若忘其富而但見其好禮者乎樂非因貧而始生也不以貧而改其樂禮非富而始好也不以富而易其好加於無諂無驕者一等矣此但就貧富上見其淺深之分如此耳子貢因想人之學問皆如此不特貧富一端也遂恍然於淇澳之詩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人之學問如治骨角玉石

般有切磋之境焉。初入門下手工夫也。有磋磨之境焉。已精而益致其精也。由淺而深。由生而熟。愈進而愈妙。皆如此處。貧富矣。子貢於此。蓋見義理之無窮。而有欲罷不能之意。故其一生不敢自怠。不敢自足。闢文章矣。又進於性天道。多學而識矣。又進於一貫。其皆得力於此歟。夫子之由志學以至從心。孟子之由善信以至聖神。皆是這個光景。子路升堂而未入室。不慊不求而終身誦之。皆由不知此。夫子所以深喜其言而不覺贊歎之。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處貧富之道。是所已言者也。往者也。切磋琢磨。是所未言者也。來者也。告往知來。觸類旁

通如此。其於詩也何有。是雖贊其善悟。其實則深有味乎切磋琢磨之一言。猶曰雍之言然云耳。通一章觀之前言處。貧富之道。似是一事。中言義理無窮。似是一事。末言讀書能擴充而用之。不止泥文求義。又似是一事。然義理無窮。一意是一章之主。記者特恐學者忽之。而詳記其前後之語耳。他日曾子傳大學。亦取以釋經文止。至善蓋是聖門相傳切要之語。學者所當反覆玩味也。今日吾輩當思聖賢所謂切琢磨。是何等工夫。所謂切磋。是何等工夫。若不將聖經賢傳熟讀精思。身體力行。循序漸進。止將一生精神用在幾句濫時文上。是未曾切琢磨。何論切磋。在聖賢只

要用得磋磨工夫尚且憤忘食樂忘憂吾輩方從切磋做起不是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安能長進須要努力切勿將聖賢一段喫緊爲入之意作閒話看過了按講家每云子夏因論詩悟禮夫子許其可與言詩子貢因論貧富悟詩夫子亦許其可與言詩二章皆言詩也此殊不然二章皆不是言詩亦不重子貢子夏之能引伸觸類巧笑章只重禮後句此章只重切磋琢磨節猶之蘧伯玉章只重寡過未能句若前邊敘交情只是引起末云使乎使乎是有味乎寡過之言而贊歎之不重在使者也今人往往誤看將賓作主

明季講家有謂貧而樂富而好禮夫子特舉其現成者告之子貢便卽其現成田地想到其中磨鍊工夫故悟及於切磋琢磨依此講則切磋琢磨專爲要到樂好禮地位非注中義理無窮之意義理無窮不但無語無騎非佳處卽樂好禮亦非佳處又有將第二節斯字作吾斯未信之斯看第二節往字來字泛說者俱大謬斯字是當緊粘第一節說往來字自當緊粘上兩節說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